

# 以图证史：图像学视域中的图像史料研究<sup>[1]</sup>

——以《中外历史纲要》为例

常州市第三中学 房源晟

**摘要：**图像作为一种历史资料，越来越受到历史研究者的重视。新文化史的出现带来了“图像转向”的趋势，正在建构历史学的新样态，史学研究的对象也在转向普通民众与日常生活。图像学自1912年被提出以来，已从艺术史逐渐扩展到整个历史学领域，指导人们历史地研究图像所蕴涵的意义与价值，“图像证史”也成为了一股潮流。统编教材《中外历史纲要》中所选用的图像丰富多元，印刷精美，图文内容相互契合，共同反映出教材设计与编写的内在逻辑理路，凸显了历史学科育人特色。如何用好统编教材特别是其中的图像史料来增强历史课堂的“历史感”，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涵育学科核心素养，提升教师教学能力和育人水平，成为当前中学历史教学中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

**关键词：**图像学；图像史料；史料实证；历史解释

图像在历史中产生，也有其自身的历史。图像学（Iconology），是一种理解和解释图像意义的艺术史学方法。<sup>[2]</sup>“图像学”一词是1912年由德国艺术史家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在罗马国际艺术史会议上作的演讲中首次提出，他被誉为现代图像学创始人。德裔美国艺术史家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所著《图像学研究》于1939年出版，标志着图像学脱离辅助地位成为艺术史研究的必不可少的一门学科。<sup>[3]</sup>如今，图像学作为艺术史的一个分支，已成为显学，相关学术成果早已汗牛充栋。<sup>[4]</sup>德国当代学者柯普·施密特指出，图像学研究的目的是“描述或重建那些因为时代变迁而逐渐被人所遗忘的图像意义，好让艺术史的门外汉和非该类型艺术的专家学者们理解这些艺术品的实质内容”。<sup>[5]</sup>

外国较早关注到图像在历史研究和教学中的重要价值和特殊作用。中国唐代画家张彦远就认为，“记传所以叙其事，不能载其形。赋颂所以咏其美，不能备其象。图画之制所以兼之也。”古代艺术家们已注意到了绘画的重要功能。20世纪80年代起，著名历史教育家赵恒烈教授已开始关注图像在历史教学中的应用并展开了相关的研究。<sup>[6]</sup>21世纪以来，华南

<sup>[1]</sup> 本文系常州市“十四五”规划备案课题“历史教学中提高学生史料实证素养的策略研究”阶段性成果。

<sup>[2]</sup> 陈怀恩博士认为，图像学的概念仍然存在争议。图像学在西方艺术史学有两个面相。一是致力于对欧洲具象绘画主题所作的认识与说明，二是致力于理解图像意义内容、解释图像含义的艺术史学方法。笔者在本文中倾向于探讨图像学的第二个面相。

<sup>[3]</sup> 瓦尔堡学派是德国从事图像研究最著名的学派，其成员包括阿比·瓦尔堡、弗里茨·萨克斯尔（Fritz Saxl, 1890-1948）、欧文·潘诺夫斯基和埃德加·温德（Edgar Wind, 1900-1971）。

<sup>[4]</sup> 相关研究参见[美]欧文·潘诺夫斯基著，戚印平，范景中译：《图像学研究：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人文主题》[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英]E.H.贡布里希著，范景中等译：《图像与眼睛——图画再现心理学的再研究》[M]，广西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马宁编译：《图像的寓意：德国艺术史学家论文集》[M]，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英]彼得·伯克著，杨豫译：《图像证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美]W.J.T. 米歇尔著，陈永国，高焱译：《图像何求？形象的生命与爱》[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美]W.J.T. 米歇尔著，陈永国译：《图像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英]弗朗西斯·哈斯克著，孔令伟译：《历史及其图像：艺术及对往昔的阐释》[M]，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德]沃尔夫冈·乌尔里希著：《图像环球之旅》[M]，史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韩从耀著：《图像：一种后符号学的再发现》[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韩从耀著：《图像：主题与构成》[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陈怀恩著：《图像学：视觉艺术的意义与解释》[M]，河北美术出版社2011年版。

<sup>[5]</sup> Gabriele Kopp-Schmidt: *Ikongraphie und Ikonologie*. Deubner Verlag für Kunst: 2004. 转引自陈怀恩著：《图像学：视觉艺术的意义与解释》[M]，河北美术出版社2011年版，第4-5页。

<sup>[6]</sup> 赵恒烈：《历史课中的图文示意教学法》[J]，《历史教学》，1987年第6期。赵恒烈：《形象思维与历史教学》[J]，《历史教学》，1993年第2期。赵恒烈：《历史图像与历史思维》[J]，《历史教学》，1993年第6期。赵恒烈：《图示教学法与〈中外历史知识图示·图表·图解〉》[J]，《历史教学》，1997年第7期。

师范大学黄牧航教授则较早对教材中的图像史料作了系统研究,南京大学陈仲丹教授和陈紫竹博士对图像史料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sup>[1]</sup>从已有的研究成果可见,图像史料正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

囿于种种主客观因素的限制,当前学界关于图像史料和教材中图像的研究成果仍然十分有限,远未能满足一线教师的教学需要。黄牧航教授曾指出我国中学历史教材存在一个突出的问题——中学教材成人化。统编教材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问题,仅《中外历史纲要》两册必修教材中就收入图像材料数百幅,大部分图像清晰度较高,色彩鲜艳饱满。<sup>[2]</sup>但历史课堂中如何用教材提供的学习资源培育学生的核心素养,而不是从互联网中下载大量图文材料进行“史料堆砌式”的教学设计,这是摆在广大一线历史教师面前的突出问题。教材中图像史料的运用策略或许能成为一个关键的突破口。本文试图探求何为图像史料、历史教学为什么需要图像史料作为支撑,以及学生该如何正确运用图像史料来学习历史,以期求教于方家。

## 一

历史上,图像(Image)伴随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不断普及。图像是一种视觉事物。<sup>[3]</sup>在当今的“读图时代”,图像俨然成为了重要的文化标志。图像的形态是伴随着物质技术的进步而呈现的。在手绘图像形态的年代,产生的图像多为艺术图像,在当时人们眼中也许就是一种实用性符号,在使用物理方法制作图像的年代,产生的图像多为科学图像,颜料成为构成图像的最主要的技术形态,以化学方式生产的图像多为工业图像,摄影技术不仅改变图像的技术形态,更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观念甚至变革了整个社会。当图像以电子方式呈现时,图像的形态就是虚拟的电子图像。<sup>[4]</sup>

图像是被制造出来的,可以被人为影响。取得图像的意义是人们制造图像的根本目的。<sup>[5]</sup>因此,我们每天都在观看图像,也在制作图像,并且也在时时利用、破译和解释图像。历史研究和教学中,史学工作者也需要和图像资料打交道。图像的使用,使我们重新定义“史料”的含义,扩展了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丰富了研究的方法,也充实了我们对历史的想象。<sup>[6]</sup>因此,我们需要在使用图像研究历史前明确图像史料的定义。

图像史料是历史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一切可用以研究和解释历史的视觉材料,包括绘画作品、摄影照片、海报、漫画、地图等。<sup>[7]</sup>图像与所有的文字、人物和事件一样,一

---

赵恒烈著:《历史思维能力研究》[M],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1] 黄牧航:《中学历史教材图片设计的理论与实践》[J],《历史教学》,2001年第9期。陈仲丹著:《曲绘世态:外国政治漫画解读》[M],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陈仲丹,钱澄著:《画中历史:外国历史画解读》[M],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陈仲丹:《图像证史功用浅议》[J],《历史教学》2013年第1期。陈仲丹:《宣传海报及其证史功用浅议》[J],《历史教学》2013年第7期。陈仲丹:《绘景地图及其证史功用浅议》[J],《历史教学》2014年第21期。黄牧航主编:《中学历史教材研究》[M],长春出版社2013年版。陈紫竹:《浅议历史画作在历史教学中的运用——以〈中外历史纲要(下)〉一幅插图为例》[J],《历史教学》,2020年第21期。黄牧航:《形象史学运用的教学反思》[J],《历史教学》(上半月刊),2022年第5期。

[2] 统编教材中也有部分图像材料可能因像素过低导致图像放大后印刷不清,如《中外历史纲要》下册第14课中的配图“一战中的华工在英国军官带领下去前线挖战壕”,这张照片较模糊,很难让观者看清后排华工的脸部。再如第15课的两幅配图“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和“农民加入集体农庄”也存在照片清晰度较低的问题。笔者以为,只有清晰度高的图像,才能有助于解读者依据其中的细节更好地提取和释读图像背后的历史信息。

[3] 图像的词源是拉丁语“imago”,是指古代罗马人举行丧葬仪式时使用的丧葬面具。本文所涉及的图像主要是指媒体图像。

[4] 韩丛耀著:《图像:主题与构成》[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7页。

[5] 韩丛耀著:《图像:主题与构成》[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页。

[6] [美]王笛著:《从计量、叙事到文本解读:社会史实证研究的方法转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62页。

[7] 黄牧航教授认为,从表现形式看,历史形象的内容可以分为三类:一是通过实物、照片、图片、影像资

经产生就已经成为历史，它的身上就直接或间接地带有历史信息，就能用来研究某一特定时期的历史。<sup>[1]</sup>图像史料形象化地承载着历史信息，叙述着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史，传达着历史理念，对于建构历史知识、论证和解释历史具有重要价值。

历史研究越来越广泛地使用图像资料，这可以大大弥补文字资料的不足，特别是西方新文化史的发展，使图像资料成为重构历史必不可少的部分。据统计，仅《中外历史纲要》下册教材中就收录了150余幅图像。图像材料占据教材内容的半壁江山，是教师开展教学设计和课堂教学实践不可或缺的教学资源之一。教材中的图像或是对课文的补充说明，或是与课文内容相互印证。图像史料具有这样一些特点：

**物质性。**图像史料是客观的物质存在，它属于“形象”的概念范畴但又有别于“形象”。一个形象可有两种表达：物质性表达，即雕塑、画像、建筑、词语等；非物质性实体的高度抽象的表达，它进入人的认知或记忆和意识中，一旦与相应的物质支撑相遇便会重获精神图像。<sup>[2]</sup>

**直观性。**图像资料有别于文字资料的最主要特点就是直观性。图像常有‘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震撼力。<sup>[3]</sup>哈斯克认为，“造型艺术，只要是真迹，而且创作年代与相关人物和事件一致，它们就能够照察往昔。”<sup>[4]</sup>图像的直观性是建立在其物质性的基础之上的，通过传递视觉信息，帮助观者更快地形成视觉记忆。图像的直观性使其具备文字材料所缺少的视觉功能，图文互证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

**广泛性。**图像史料内容涉及领域广泛，题材丰富，形式多样。无论是作为历史研究资料的照片、绘画还是地图，数量都难以统计且还在不断增加。图像史料的广泛性和多样性极大地拓宽了我们研究和解释历史的视野，使我们得以从不同角度去叙述和诠释历史。

## 二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所载“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便、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发於天然，非由述作。”的观点就充分阐明了绘画所具有的教育意义——它能教人从昌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去汲取前进的力量，点燃炽烈的激情，助推学生历史思维的形成。

图像史料有记录和保存历史信息的功能，因而具备双重维度的历史价值，即图像的形式和内容均具有史学研究价值，且对培养学生的历史形象思维具有关键作用。例如考古工作者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汉文帝时期的三幅地图。这些地图绘有山脉、河流、县城、道路、驻军、要塞等信息，对研究当时的军事部署、城镇设施和山川河流提供了切实直观的资料。又如高平开化寺宋代壁画中保存的纺织机械图，以生动的艺术形象和准确的表现形式描绘了北宋时期以山西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纺织技术的发展形态及织工的劳动场面。该壁画为人们研究宋代纺车与织机的结构和原理，进而追溯中国纺织技术的传承与演变提供了较为可靠的图像资料。

图像史料具有独特的证史作用。图像在证史过程中所起的几种不同作用。一是图像在证史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说如无图就无以立史。这种情况大多出现在科技领域，研究河道变迁、天文地理、地图绘制、工艺农作都离不开各种图。二是图像起着印证文字史料的作用。文字史料对史事有记录，如果有相关的图像作为对照，就能起到互为印证、相得益彰的

---

料、音乐资料来表现的历史表象；二是通过生动、丰富的语言文字描绘出来的历史情景；三是通过简单的图形、符号、文字结构组成的历史图示。本文所涉及的图像，即指第一类历史表象。

<sup>[1]</sup> 黄牧航主编：《中学历史教材研究》[M]，长春出版社2013年版，第174页。

<sup>[2]</sup> [美]W.J.T. 米歇尔著，陈永国，高焱译：《图像何求？形象的生命与爱》[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sup>[3]</sup> 陈仲丹：《图像证史功用浅议》[J]，《历史教学》2013年第1期。

<sup>[4]</sup> [英]弗朗西斯·哈斯克著：《历史及其图像：艺术及对往昔的阐释》（下册）[M]，孔令伟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539页。

效果。三是图像在证史中起着弥补文字史料不足的作用。有些史实文字记载过于简略，影响研究的深入，图像可以弥补这方面不足。最后，图像还能为史学工作者的研究提供思考的切入点。<sup>[1]</sup>

### 三

教师在使用图像史料开展教学的前期准备工作至关重要。一般步骤是搜集图像史料、甄别和遴选图像史料、解读与诠释图像史料中的历史信息。

**搜集图像史料。**搜集图像资料是运用图像研究历史的基础和前提。在信息时代，互联网图片社作为一种商用网络数据库，具有资料层面的高度整合性及利用层面的高度便利性。不过，就图像史料而言，互联网图片社所藏的图像电子照片往往翻印于传统图片社，传统图片社所藏的图像则往往拍摄自画廊、图书馆及博物馆。互联网图片社提供的图像信息多经过数次转手，往往会缺乏准确性。另外，在网络空间流传的历史画作往往会遭到剪裁及“降质”，图像中一些重要信息因此湮灭，图像因此变得模糊不清，其信息的完整性即因此遭到破坏。<sup>[2]</sup>网络空间是搜集图像史料的重要平台，而网络空间易受流行文化驱动。就历史文化而言，在特定热点事件的影响下，网络空间会大量聚集特定主题图像史料的影像，而遮蔽其他主题图像史料的影像，从而对搜集工作造成干扰。鉴于历史图像的史料性，若要在历史教学中运用其影像，宜有针对性地在档案馆、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及政府机构展开搜索，往往能发现较为完整且较具史料价值的关于特定历史主题的图像材料。这是实证的态度，也可以影响学生的实证思维。

统编高中历史教材中收录了数百幅图像，教师和学生使用教材中的图像研究和学习历史时，一般来说可以省去搜集图像的这一步，但如需比较探究同一题材的图像材料有何异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出什么问题等等时，就需要教师或学生开展搜集工作。

**甄别和遴选图像史料。**历史图片的选用设计应符合以下几个原则：科学性；广泛性；还原性；清晰性；代表性；适量性；针对性；系统性；灵活性。<sup>[3]</sup>

历史的图像给我们提供了视觉资料，但并不是说就一定是历史的真实反映。绘画是作者的再创造，主观意识融入其中自不待言；照片看起来是如实的记录，其实里面仍然有诸多问题，例如角度、取舍、解读等。仅举一例旧教材中图像材料的“时空错位”说明：人教社实验版高中《历史》必修二教材第21课《二战后苏联的经济改革》导言部分有一段关于赫鲁晓夫推广玉米种植的文字材料，并配有一幅赫鲁晓夫手持玉米的照片。文字材料第一句写道，“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次陪同外宾参观的过程中，赫鲁晓夫兴高采烈地向外宾介绍他的玉米种植计划。”<sup>[4]</sup>

学生和教师在使用教材时，很容易就将图片内容与文字相联系，认为这幅照片说明的就是赫鲁晓夫在向外宾介绍苏联的玉米种植计划。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幅照片拍摄于1959年9月，当时赫鲁晓夫正应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邀请访问美国，他在参观加斯特农场时抓起一根玉米，被摄影记者记录下了这精彩的瞬间。虽然教材图片的说明文字是“手持玉米的赫鲁晓夫（1894-1971）”，并未说明照片的具体背景，但图文的搭配非常容易使教材使用者产生误解，陷入图像证史的“陷阱”中。<sup>[5]</sup>随着大量精确的复制技术进入人们的生活，图像对

[1] 陈仲丹：《图像证史功用浅议》[J]，《历史教学》2013年第1期。

[2] 陈紫竹：《浅议历史画作在历史教学中的运用——以〈中外历史纲要（下）〉一幅插图为例》[J]，《历史教学》，2020年第21期。

[3] 黄牧航主编：《中学历史教材研究》[M]，长春出版社2013年版，第176-181页。

[4] 《历史2必修》，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98页。

[5] 此版教材的教师用书中并未对教材图片进行相应的解释说明，而统编教材的教师用书则十分详细地向教师介绍了教材中的插图、地图，包括图片本身的含义和背景的说明，这也体现出统编教材对图像史料的重视程度较旧教材有了很大的提升。对于广大一线教师利用教材图像材料和学生历史学习均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详见：《普通高中教科书教师教学用书 历史：必修 中外历史纲要 下》，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

现实的再现能力越来越接近视觉所感知的，甚至可以超出人眼的视觉感知范畴，比人眼所见更精确、更写真。<sup>[1]</sup>

根据历史资料建构的历史，都是主观的历史，也就是说，我们所写的历史都不过是我们所理解的历史，是我们眼中或头脑中所反映的历史。我们所撰写的历史，不过是我们对历史的一种想象，我们可以努力去尽可能地接近真实，但永远无法宣称这就是完全真实的历史。<sup>[2]</sup>这就要求在我们利用图像史料探究历史问题时，需要对图像本身进行价值的分析和判断，并尽可能选取那些真实性高、背景清晰的图像资料。如果用一张伪造的历史照片来论述某一段历史，那只能与历史真实背道而驰。作为叙事的图像，画家、摄影家和后来的读者可能关心的是不同的问题，后来的人可能误读，也可能加入了图像本身并不存在的东西。如何克服时间所造成的空间错位，是我们今天把图像作为历史资料使用时所必须注意的问题。即画面上或照片中所出现的被认为发生过的事情，很可能不是实际发生的事情，或很可能不是按我们所理解的那样发生的。因此解读图像必须将叙事放在具体的背景下，使用图像的历史研究者必须时刻问自己：是谁用这种方式给谁讲故事？这样做的意图是什么？<sup>[3]</sup>

**解读与诠释图像中的历史信息。**图像是将作者从现实世界中得到的概念放到自然的主题中去呈现。图像的意义不能独立呈现，必须依附于一种关系，即视觉上的形式。图像作者既是意义的产制者，也是意义的形式制造者<sup>[4]</sup>利用图像研究历史的过程中，

潘诺夫斯基认为，图像是整体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对那一文化缺乏了解，便无法理解图像。为了解释图像中的信息，必须熟悉文化密码。<sup>[5]</sup>基于此，他提出了解释图像的三个层次理论。第一层次，解释的对象是自然的题材，这一解释称为前图像志描述。为了得出这个层次上的正确解释，解释者必须有实际经验，即要了解对象和事件。第二个层次上的解释，称为图像志分析，其对象是约定俗成的题材，这些题材组成了图像、故事和寓意的世界，解释者的必备知识是文献，这种知识使他熟悉特定的主题和概念，解释者的观察须对不同历史条件下运用对象和事件来表现特定主题和概念的方法的把握。第三个层次上的解释成为更深层意义上的图像志分析，或称图像学分析，它的对象是艺术作品的内在含义或内容。<sup>[6]</sup>

教学上使用图像，着重在培养学生用语言再建历史形象的能力，用图像证实历史问题的能力，用图像分析和解释历史现象的能力。<sup>[7]</sup>完满的形象思维包括两方面，一方面能把文字叙述的形象，通过想象在大脑中建构历史图像，另一方面，又能把图像转化成语言，用语言来表达历史形象，并从两者的结合中造成思维意象，即在思维中对历史客体的模拟和再现。<sup>[8]</sup>

图像史料在历史教学中的应用还需要根据图像具体类型加以区分。现以教材中的雕塑作品为例加以分析。

《中外历史纲要》下册第2课《古代世界的帝国与文明的交流》第一子目“古代文明的扩展”中使用了一张“亚述骑兵”浮雕摄影图像（如图1）来补充介绍亚述帝国的历史。

[1] 韩丛耀著：《图像：主题与构成》[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7页。

[2] [美]王笛著：《从计量、叙事到文本解读：社会史实证研究的方法转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62页。

[3] [美]王笛著：《从计量、叙事到文本解读：社会史实证研究的方法转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70页。

[4] 韩丛耀著：《图像：主题与构成》[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9页。

[5] [英]彼得·伯克著，杨豫译：《图像证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8页。

[6] [美]欧文·潘诺夫斯基著，戚印平，范景中译：《图像学研究：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人文主题》[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序言。

[7] 赵恒烈著：《历史思维能力研究》[M]，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2页。

[8] 赵恒烈著：《历史思维能力研究》[M]，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4页。

► 亚述骑兵

亚述帝国组建了包括步兵、骑兵、战车兵、工兵等在内的多兵种部队，数百年时间里几乎战无不胜。右图为亚述骑兵攻击对手的情景。



图 1. 教材插图与图片说明

亚述能够征服西亚和埃及，有赖于它强大的军队和良好的组织。长期以来，亚述实行义务兵役制，亚述公民平时耕种土地，战时出征。亚述公民兵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战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因此亚述才有可能从一个区域性的国家发展成为一个地跨西亚北非的大帝国。<sup>[1]</sup>帝国时期，公民义务兵不再是亚述兵员的主要来源，大量非亚述人通过各种方式被征召入伍后亚述的公民兵队伍变成了多民族的军队。<sup>[2]</sup>亚述帝国军队的建设在当时的世界堪称一流。这支军队是由诸兵种合成的一支建制齐全、训练有素的军队。我们关于亚述军队的认识主要源于亚述王宫的浮雕。<sup>[3]</sup>

浮雕是古代艺术中较常见的表现形式。美国学者认为，“浮雕是亚述最伟大的、最原创的艺术成就，亚述艺术史最主要是浮雕艺术的历史。”<sup>[4]</sup>亚述帝国时期，浮雕艺术渐趋完善，代表了古代两河流域艺术的最高成就。<sup>[5]</sup>亚述帝国的浮雕较少宗教色彩，其主题通常是国王，具有很强的现实性。与其他文明的浮雕作品粗略表现战争不同，亚述的战争主题浮雕更加注重描绘战争的细节，特别是具体刻画人物的姿态，捕捉动作的瞬间。作为对历史事实的反映，在亚述宫殿的墙壁上能见到众多描绘战争场景的浮雕。帝王在战车上检阅军队，指挥战斗，士兵在行军和渡河，还有正在冲锋的战车。<sup>[6]</sup>亚述军队的最强战斗力表现在行军速度快，进攻速度快，追击退却的敌人速度快，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骑兵的快速作战能力。<sup>[7]</sup>骑兵是在马匹引入美索不达米亚才大规模发展起来的兵种。由于亚述临近山区，有条件得到大批的良种马和接触较高骑术的山区民族，所以亚述的骑兵得到了很快的发展。骑兵的坐骑有缰绳但是没有鞍镫，骑兵的主要武器是长矛和弓箭。<sup>[8]</sup>

<sup>[1]</sup> 亚述军队中除了公民兵外，还有数量庞大的外国雇佣军。如来自阿拉米人部落的被称为“伊阿图”的常备军，从公元前 8 世纪晚期以后便归顺了亚述帝国，成为一支执行特殊任务的军队。在亚述的浮雕艺术作品中，有弓箭手、投掷手、击剑手、长矛手、轻装步兵和重装步兵等组群，不同的组群拥有不同的装束，使用不同的武器，他们的装束和武器具有他们自己部落、族群或民族的鲜明特色，以表明其身份。于殿利著：《巴比伦与亚述文明》[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42 页。

<sup>[2]</sup> 国洪更：《亚述帝国的非亚述士兵》[J]，《北大史学》，2010 年。

<sup>[3]</sup> *Art of Mesopotamia*, New York, 1960, Plates 431ff. 转引自曲天夫：《略论亚述帝国军制》[J]，《东北师大学报》，1999 年第 5 期。

<sup>[4]</sup> [美]亨利·富兰克弗特著，郝海迪，袁指挥译：《古代东方的艺术与建筑》[M]，上海三联书店 2011 年版，第 124-125 页。

<sup>[5]</sup> 陈仲丹：《亚述王宫的叙事雕刻》[J]，《大众考古》，2020 年第 9 期。

<sup>[6]</sup> 陈仲丹：《亚述王宫的叙事雕刻》[J]，《大众考古》，2020 年第 9 期。

<sup>[7]</sup> 于殿利著：《巴比伦与亚述文明》[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65 页。

<sup>[8]</sup> 曲天夫：《略论亚述帝国军制》[J]，《东北师大学报》，1999 年第 5 期。



图 2. 亚述浮雕《亚述骑兵追击敌人》（约公元前 728 年），大英博物馆藏

一件图像作品能唤起我们内心的情感和参与我们的情绪反应。<sup>[1]</sup>图像作为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沟通与交流的手段，能将作者想要表达的历史语言已生动形象的方式输入接受者的思维中，这一信息传播过程要比文字和语言更为迅速和直接。教材中的这幅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石膏板浮雕作品出自亚述古城尼姆鲁德中央宫殿，浮雕的年代约为公元前 728 年。<sup>[2]</sup>据大英博物馆介绍，该浮雕名为《亚述骑兵追击敌人》（如图 2），是由十九世纪英国著名考古学家奥斯汀·亨利·莱亚德（Austen Henry Layard）在伊拉克北部尼姆鲁德遗址中发掘而出，大英博物馆于 1849 年购得收藏。浮雕画面中的主体部分，展现的是两名亚述骑兵各自跨着奔跑的骏马，手持长矛，正在向敌人发起进攻。雄性战马体态健硕、身姿矫健，战士形象线条流畅，肌肉丰满，身着流苏束腰外衣，上面饰有方形圆盘和胸甲，头戴尖头战盔，显得孔武有力。为了更加突出亚述骑兵的作战勇猛，浮雕画面右侧以简单的线条勾勒了一位双脚朝上，肠子正被秃鹫衔食的敌人形象，左侧一匹奔跑中敌军战马被亚述骑兵的长矛刺中，前蹄弯曲，正失去重心向前倾倒，马背上的敌军士兵也随同战马跌倒。

亚述工匠技艺精湛，浮雕表面多以精细的花纹来装饰，尤其是刻画的人物和动物的毛发，一丝一缕有条不紊地排列着，细腻生动，栩栩如生，整体上呈现出富丽威严的艺术效果。教材中的这幅亚述浮雕如同其他许多同题材作品一样，以极为写实的手法表现了战争惊心动魄的紧张场面，充满着激烈、紧张的气氛，充分展现了亚述军队的强大战斗威力。学生在阅读教材正文部分“亚述不仅统一了整个两河流域和小亚细亚的一部分，而且一度征服埃及。”这段叙述后，通过观察和分析下方的浮雕，可以更为直观地感受到亚述帝国在当时的强盛。如果学生能再结合本课课文导图——一幅镶嵌画作品《亚历山大在伊苏斯》进行学习，就更能体会到武力征服是古代文明扩展的重要方式之一。

对历史图像不同的解读，并不能说明使用图像资料重构历史的危险性，而是恰恰证明了历史认识的多元性，其实正是不同的解读，使我们的认识越来越接近历史，或者越来越意识

<sup>[1]</sup> 韩丛耀著：《图像：主题与构成》[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61 页。

<sup>[2]</sup> 这幅亚述骑兵浮雕图像（藏品编号为 118907）已于 2004 年 7 月被大英博物馆进行了数字化处理，后上传至博物馆网站，还配有相关说明。人们可在该馆网站的藏品数据库中欣赏它。这幅图也被收录在于殿利博士的著作《巴比伦与亚述文明》一书的彩页中。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图文并茂，彩页印刷质量高，所收录的多幅古巴比伦和亚述文物图像画面细节清晰。参见于殿利著：《巴比伦与亚述文明》[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到历史的复杂性，意识到历史并不是只有一种解释，或者历史只有一种结论。<sup>[1]</sup>我们与图像对面而立，将会使我们直面历史。在不同历史时期，图像有各种用途，曾被当作膜拜的对象或宗教崇拜的手段，用来传递信息或赐予喜悦，从而使它们得以见证过去各种形式的宗教、知识、信仰、快乐等等。尽管文字也、可以提供有价值的线索，但图像本身却是认识过去文化中视觉表象力量的最佳向导。因此，广泛搜集积累图像史料，正确释读图像史料，不断挖掘图像中的史料价值和教学资源，应当成为广大历史教师必备的专业素养。

---

<sup>[1]</sup> [美]王笛著：《从计量、叙事到文本解读：社会史实证研究的方法转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70页。